永不退役的傲骨飛鷹

湯水易老師

・Vera・

「如果今天要與日本人開戰，我湯水易會第一個跳上戰機，與敵人拼個你死我活。」現年七十三歲的湯水易老師，不改當年自願加入黑蝙蝠中隊的豪情瀟灑，談及參軍的理由，直說在八年抗戰中國人付出的生命血淚太慘烈，讓他從小就把國家民族大義放在心頭，即便頂上毛髮漸疏，愛國熱忱依然如故。

湯水易老師自知仇日情結在日韓流行文化風靡的今日不合時宜，但討厭日本的情緒，竟連帶地也使外孫對日製產品起了厭惡之心。在一次參觀空軍戰力展示時，外孫面對自己渴慕已久的飛機模型，因爲日製而未購買。這件事使得湯水易老師深刻體悟到，不管世事如何變化，血跡斑斑的歷史是不容被抹去、遺忘的，且歷史是可以抵抗風潮主流，獲得傳承的。

我們這一代生活在沒有戰事的民主自由氛圍中，沒有國家存亡的重擔扛在肩上，可以自在地呼吸新鮮空氣，輕鬆地看待哈日風潮席捲全臺，是時代的走向，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命。因此，湯水易老師不會把他所經所歷強行灌輸到兒孫輩身上，要他們爲他多舛多難的人生同聲同氣；但湯水易老師言談中多次提及近代中國史上所書寫記錄的屈辱與磨難，而這些隨時間枯黃脆裂的歷史扉頁中，有多少湮沒草莽的孤墳！有多少流落他鄉的骨骸！還有多少跌沉黑水的屍身！是你我的宗親爺奶族系！爲人當知飲水思源，沒有他們何來今日的我們？我想湯水易老師要傳達的無非就是希望血脈相連的炎黃子孫後輩能夠藉由回顧過去，傳承歷史，珍惜現在，開展更美好的未來吧！

湯水易老師出生於民國三十五年的江西省南昌市，三歲稚齡跟隨在空軍二〇三供應大隊任職上尉軍醫官的父親湯順祥轉進來臺，甫滿五歲，經過簡單的口試，即提早進入屏東空軍子弟學校就讀。民國四十一年十二月八日，湯水易老師的父親與同仁從屏東搭機前往臺北洽公，在桃園上空撞山失事殉職，母親迫於生活改嫁繼父。時年七歲的湯水易老師，還未從父親往生的傷痛中復原過來，卻在之後得知他並非親生骨肉而是養子的事實。自此，湯水易老師不僅多了一個空軍遺孤的身分，更開始過著猶如家傭般卑微的孤雛生活。

養母改嫁後，與繼父生養三個孩子，經濟負擔不輕，遂將湯水易老師身爲空軍遺眷每月一百元的公費全部納爲家用，並要求他包辦家中大小雜務，時而賞以打罵教誨，讓本該跑跑跳跳、盡享長輩寵愛的湯水易老師過著慘澹失色的童年。

遭逢巨變後，還好有空軍子弟學校這個遊戲場，讓他可以繼續當個調皮好動的男孩。湯水易老師自小活潑貪玩，學齡前喜歡像猴子般踩著軍用卡車輪胎，翻過護欄登車。入學後，仍然成天調皮搗蛋，不願意規規矩矩地聽課受教，成績奇差無比，國小三年級在全班的排序是最後一名，爲此還遭到老師公然嘲笑：「人家是上山容易，下山難；我看你是湯水容易，讀書難喔！」但歷經過家庭驟變的湯水易老師，對於當時的冷嘲熱諷毫不在意，依舊玩樂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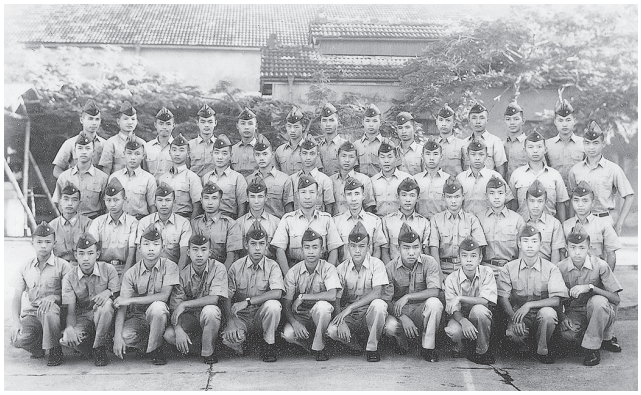
湯水易老師的悟性高、資質佳且在家庭環境的磨練下，極懂得生存之

道，這些特質可以從國小階段的成績表現看出一二。國小六年級的老師管教非常嚴格，湯水易老師深知沒辦法再賴皮度日，遂把心思放在學業上，沒想到努力了一年，竟以全班第一名、全校第五名從屏東空軍子弟學校畢業。

小學畢業後，考入屏東中學，少了嚴師的督促，湯水易老師便回復鬆散的學校生活，時常被請到訓導處聽訓，留級念了四年還是無法畢業，只好轉學課業要求較低的屏東縣長治中學，熬了五年才拿到初中畢業證書。

看似不受教的湯水易老師，時常逃學逃課，但流連的地點是圖書館。正值青春期的湯水易老師，面對家中日益繁雜沉重的家務，必須找一個出口，於是他躲進書海，藉由翻看各類書籍，以逃避現實生活的苦悶桎梏。然而，家庭壓力始終像如來佛的巨掌，重重地壓著湯水易老師，隨著書籍越看越多，年紀越來越長，湯水易老師開始有了離家的念頭。在小學同學的鼓勵下，隻身前往屏東空軍醫院參加幼校入學體檢，巧遇養父的舊識黃姓中校航醫官，在他的協助下通過了嚴格的體檢，並順利通過筆試，換上軍服，展開近三十年的軍旅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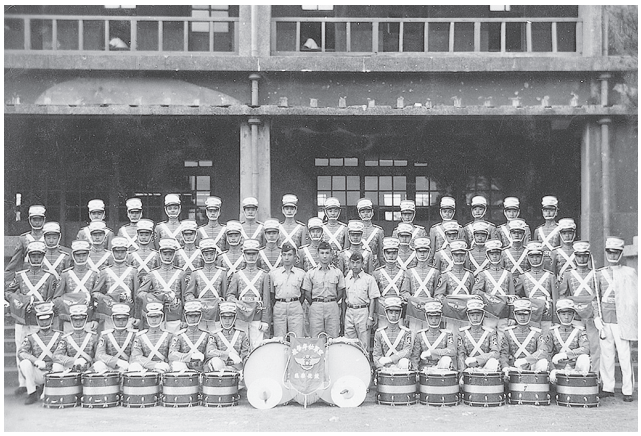
民國五十一年九月一日，湯水易老師成了空軍幼年學校第十一期新生，熬過兩個月的入伍訓，接踵而來的是沉重的課業壓力。由於過往的荒疏，湯水易老師在英文、數學兩科上吃足了苦頭，一、二年級幾乎每週都因小考不及格而被禁足。二年級下學期，眼看留級已成定局，曾因坐姿不佳而用粉筆丟向他的數學教官施殿金上尉，突如其來地宣布期終考只考「或然率」和「預期值」，讓湯水易老師看到了一線生機。自覺上課用心的他，便在課堂中舉手向施教官提問：「請問教官，我考多少分你給我及格？」教官答覆：「九十分！」湯水易老師便廢寢忘食的攻讀演算。期末考當晚，湯水易老師懷著忐忑的心情前去施教官寢室詢問成績，教官沒抬頭就回：「八十八分！」失望的湯水易老師正轉身要離開時，教官一把抓住他的肩膀，說：「我給你及格，上、下學期都及格！」，讓湯水易老師激動不已。



民國五十二年八月十日，空軍幼年學校第十一期第三區隊攝於集合場之合影（湯水易老師爲第三排右三）。

湯水易老師回憶，當時施教官根本沒有翻考卷看成績，隨口說出的成績是爲了接下來的驚喜。當時幼校的學科考評非常嚴格，留級退學的人數不少，湯水易老師認爲施教官是看他平常上課學習態度認眞，有意護航。幼校的教育很扎實、很苦，但在鐵的教育下，還有施教官這般滿溢暖人的愛的教育，讓湯水易老師懷念迄今。

雖然在功課上下足了功夫，但調皮本性藏不住的湯水易老師仍不時貪玩觸犯校規，還好都是犯些小錯。結束幼校學業，進了空軍官校以後，湯水易老師再也不做調皮事了，一來課業重，二來學校的品格教育讓他知所當爲，尤其四年級開始學飛後，讓他在做事方面轉趨成熟穩重。湯水易老師在飛行學習上自律用心，只要教官指正過的缺誤，一定會牢記並透過反覆練習，避免二過。湯水易老師在每



生性活潑的湯水易老師（第二排左一）就讀空軍幼年學校期間亦是鼓號樂隊的一員。

位帶飛教官愛心、耐心的教導下，經過T-28型教練機的初級班，進階到T-33型教練機的高級班，順利完成了官校的飛行訓練，掛上飛行胸章，前往新竹第二聯隊的四十四部訓隊，擔任少尉見習官，駕駛F-86型戰鬥機。

雖然湯水易老師的家，是個沒有溫暖，是養母、繼父和三個沒有血緣關係的弟妹所組成的家，但經過幾年的沉澱和歷練，湯水易老師看待家庭的眼光截然不同了。民國五十九年六月，湯水易老師奉調嘉義第四聯隊飛F-100型戰鬥機，考量屏東家中經濟拮据，加之養母身體欠佳，弟妹年紀尚幼，湯老師頓時有了家中支柱的使命感與責任心，不僅從每個月兩千八百元的薪俸中，拿出兩千元貼補家用，並主動申請調往屏東空運機隊，以便就近照顧一家老小；但上級不同意所請，反將湯水易老師調往同在嘉義的空軍救護中隊任職。

先後受完H-19型直升機與HH-1H型直升機換裝訓練，湯水易老師即接收到空軍總司令部徵召直升機飛行員前往越南執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交付任務的訊息。當時未婚沒有家累的湯老師心裡盤算了一下，時值越戰如火如荼，要幹大事業，眼前不正是一個機會嗎？且若遭遇不測殉職，家裡還能拿到一筆兩萬五千元美金的補償費用，正好可以給養母足夠的經濟後盾調養身體，改善家裡環境，可謂百利而無一害，遂欣然前往報名，加入了人稱「黑蝙蝠中隊」的空軍第三十四中隊，準備動身前往越南。

湯水易老師（前排蹲姿左位者）空軍官校畢業後，前往新竹第二聯隊四十四部訓隊任少尉見習官，換裝F-86型戰鬥機。

出發前夕，時任空軍總部的情報署署長臧錫蘭將軍，也是湯水易老師日後在隊上結婚的證婚人，召見赴越人員，對於湯水易老師自述爲空軍子弟非常好奇，遂詳問家庭狀況。一問一答中得知與他熟稔的同學桂志翔竟是湯水易老師的姨父，且感於家中已有養父爲國捐軀，入葬碧潭的湯水易老師竟不畏此去越南任務艱險，還抱持著隨時爲國家犧牲的壯志大義，非常欣慰。

民國六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湯水易老師正式調任空軍第三十四中隊，在新竹基地由美軍授以UH-1H型直升機訓練後；同年九月，在盧維恆中校的帶領下，與馮曉東、謝錫塘、何俊哲、楊德輝、馮海林等人搭乘美軍專機，經菲律賓，轉關島、夏威夷等

地，前往位於美國阿拉巴馬州的陸軍直升機基地（Fort Rucker），接受OH-6A型直升機地面學科與目視性能飛行訓練，並於十月二十日結訓返國。同年十一月，我們一行人又前往位於美國內華達州的一處秘密基地（即「五十一區」），使用Hughes 500MD型直升機，接受爲期一個多月，以夜間飛行爲主的實機訓練，十二月二十日結訓返臺。

回國後，開始一連串密集的吊掛、山區及夜間飛行訓練，最後美方挑選謝錫塘、楊德輝、馮曉東和湯水易老師共四人，外帶兩個廚師，在沒有任何出國紀錄的情形下，於民國六十一年七月一日搭乘美軍C-54型運輸機先飛泰國，再抵目的地寮國百細四十四基地，於永珍等地接受全天飛行訓練。其中，夜間飛行訓練是在沒有任何燈光的森林、山區上空進行，僅能按照航照圖及儀表指示摸黑飛行，隨時都有撞山或誤闖共區的可能，加上進場有風向限制，每次訓練都讓機組員們膽戰心驚，緊張不已。結束前置訓練後，美國開始指派他們載運特戰組員進入北越境內，執行語音截聽器置放的情報蒐集工作，藉以截聽越共通話；然而，任務僅執行了一個月的時間，即因美方認爲我國不適宜執行該項任務而告終返國。

湯水易老師親身觀察，認爲當時他們冒險所執行的截聽越共通訊任務，對越戰盟軍貢獻不大，但對美軍直升機運用夜視鏡和紅外線進行夜間戰術飛行來說，是個成功的試驗。

隨著在越南及寮國任務（又稱「金鞭計畫」）的終止，以及美國與北越停戰協定的簽訂，美軍撤出越南，越戰結束，美國不再需要黑蝙蝠中隊的支援，空軍第三十四中隊遂於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一日正式解散，而湯水易老師也因其直升機駕駛專長，重回救護中隊任上尉飛行官乙職，其後歷任作戰官、飛安官、考核官、輔導長、分隊長、作戰長、政戰處長，於民國七十八年三月一日升任上校隊長，直至民國八十年三月十六日卸任。

就許多優秀飛行員來說，飛戰鬥機是首選，可以充分展現個人戰技與膽識；但同時飛過戰鬥機與旋翼機的湯水易老師認爲每種機型都有其駕馭難度與不同程度的飛行風險，相較於駕駛高速飛機，一個人在藍天碧雲中翻滾翺翔，巡弋領空，與同僚們一起在險山惡水中輸運物資、救民危難，更令他難忘。

湯水易老師藝高人膽大，在訪談過程中，語帶驕傲地提及了一件往事。就在他剛回救護中隊不久，還是個資淺的歸隊菜鳥，因時任聯隊長張汝誠少將單飛之需，上級派遣他擔任同機飛行人員，任務前中隊長特別提醒湯水易老師：「他（聯隊長）是飛戰鬥機的，要注意他的操作。」

張聯隊長的戰鬥機飛行技術高超，是我國接收F-86D型戰鬥機的首任隊長，對於直升機單飛任務胸有成竹，且戰鬥機單飛係獨自一人駕駛單座機飛行，因而對中隊長安排伴飛人員同機感到不解。直升機起飛到一定高度後，張聯隊長爲操作自轉迫降科目，將油門收到最小，欲使直升機進入迫降狀態；然直升機操作原理與戰鬥機不同，收油門後必須壓低變矩，才能保持主旋翼轉速。張聯隊長沒有壓低變矩，造成主旋翼轉速過低，且因離心力不足，主旋翼會像兔耳朵般捲起，使飛機失速下墜，眼看轉速表掉到三百轉，亮起紅燈，湯水易老師即刻大喊：「減變矩，減變矩。」沒想到，聯隊長沒有照做，就在失去轉速前，湯水易老師搶過操縱桿，接手壓低變矩，帶起機頭，才讓主旋翼轉速回到正常範圍。之後由聯隊長繼續飛行，完成八百呎降到兩百呎的動作課目時，聯隊長說要重飛，但他沒有加油門，只帶起機頭，再次釀成轉速迅

速下掉。湯水易老師見狀，又大喊：「加油門！加油門！」見聯隊長沒有動作，湯水易老師趕緊再接手，加大油門，但機身已轉向九十度，朝作戰科辦公樓房方向飛去，幸好在撞地之前油門加滿，順利拉起離地僅五呎的機身，才脫離險境。機身回穩，湯水易老師向聯隊長報告：「Sir，你飛！」聯隊長答道：「我不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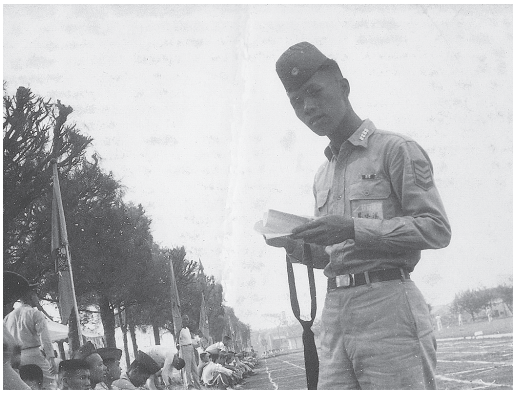
回地面後，聯隊長拋下一句：「下次派個資淺的！」即拂袖而去。張聯隊長後來一路升任至空軍副總司令，對救護中隊與湯水易老師照顧有加，湯老師認爲應是多次的直升機飛行經驗，讓他深刻體認到救護中隊飛行的危險和辛勞所致。

湯水易老師的直升機救護生涯裡，參與過許多重大任務，像民國六十四年九月，重創東南部的貝蒂颱風，造成死亡失蹤人數計二十人，房屋全倒六百七十五間，半倒一千七百九十八間的嚴重災情。當時臺南學甲、頂寮等地淹大水，地勢較低的道路、農田屋舍全都淹沒在汙濁的黃水中，居民只能爬上屋頂等候救援，或驚恐地逃往高處及河堤岸道拼命揮舞雙手，大聲呼救求援。負責運送救災物資的湯水易老師，親眼見證災區的狼藉慘況，以及數以萬計災民缺水缺糧的無助畫面，民胞物與、憐憫心疼之情溢於言表。另外，民國六十七年二月二日的F-100型機白狗大山飛機失事事件，湯水易老師也參與了多批次的搜救任務；同年七月六日，官校同學吳少英的弟弟吳少豪駕駛F-5E戰鬥機擔任拖靶機，於馬公外海演習遭誤擊墜海，不幸身亡的空難事件，湯水易老師亦受命在風高浪大的海上執行搜救任務，可惜一無所獲，只有飛機殘骸在滾滾浪花中翻騰起伏。

由於國家軍事戰略布局的調整，直升機隊的編制隸屬也隨之更易，在跨軍種轉移交接之際，湯水易老師均居要職參與移編代訓，這是命運的安排亦是湯水易老師能力備受肯定而被賦予重任。湯水易老師先於民國七十一年協助陸軍航特部飛行員，進行HH-1H型直升機高高度山區起降及各種地形及海上吊掛訓練，後於民國七十九年協助海軍，實施S-70C型直升機飛行員地面學科與實機飛行訓練，並提供相關機型的飛行、修護技令中文翻譯。

日後看到自己代訓的陸航、海航學員在各自的軍旅生涯中發光發熱，更甚於自己，官拜將階，湯水易老師與有榮焉。除了協助友軍執行直升機代訓任務圓滿達成，頗獲好評外，湯水易老師更因深厚的直升機操作本職學能，曾奉派隨空軍副參謀長馮光世少將參訪瓜地馬拉，爲該國整修HH-1H型直升機工程提出建言；也曾於民國七十一年由時任空軍總司令郭汝霖上將親頒陳香梅優秀軍官獎助學金，並於民國七十三年獲選爲國軍莒光楷模，更於民國七十七年榮任美國鹽湖城舉辦的世界搜救年會中華民國國軍代表之一。

湯水易老師對於自己的飛行技術、本職學能與決斷膽識一向深具信心，他神情傲然地說：「民航沒有英雄，飛行沒有博士；就我來看，在民航班機中，每一個安全落地的就是英雄；空軍不乏英雄，而能飛到退休的飛



參與空軍官校校刊社期間，校園裡時常可見湯水易老師手拿紙筆穿梭採訪、低頭疾書的畫面。

行員，就是博士。」雖沒明說，但這種驕傲自信的風采在湯水易老師身上很相稱，因爲自空軍以上校階退役後，湯老師繼續到民航擔任總機師，與天空爲伍，一輩子飛了一萬三千多小時，數千次的安全起落，拯救了多少苦於水患、困於山難、阻於高地的黎民同胞，也載運了數以萬計的旅客們，讓他們得以安赴人生的下一站，如此成就功勳理該這般氣盛！

文武雙才無論在歷史上、在各行各業中一直是少數，而湯水易老師在中華民國空軍裡正是這樣一號能戴上頭盔、登上戰機、呼嘯長空，又能執筆爲文、論理敘事清晰明暢的難得人物。童年家庭生活的不如意，讓湯水易老師很小就立身書櫥，博覽群冊；進入軍校後，寫作更成了興趣，加入校刊社，紙筆不離，隨思隨記，爲校園裡的花草景物、榮典趣事留下紀錄。下部隊後，湯水易老師將寫作方面的長才與飛行本務結合，先後完成多篇理論與實務兼具的報告專文，不僅刊登於《空軍學術月刊》與《空軍飛安月刊》，其中〈直升機尾旋翼失效之研究〉乙篇更被英譯發表於國外刊物，其文筆功夫之深，精闢立論之用，可見一斑。

至今仍不知道親生父母爲何人的湯水易老師，回顧自己的人生，萬分感謝命運的安排，給他一個偉大的養父，又讓他穿上湛藍的空軍軍服，活出了光采，活出了傳承，也活出了信仰。國家是湯水易老師不變的信仰，儘管歲月在身上刻劃出風霜老痕，但湯水易老師一顆愛國的忠誠之心，就如養父生前一樣，正熱熱烈烈地跳動著。「我七歲父親就在碧潭，身爲軍人，能夠躺在碧潭公墓，就是畢生最大的榮耀。」湯水易老師用他愛國的忠，盡他罔極之孝，只要活著的一天，湯水易老師說他隨時都可以沖天高飛，爲國家人民獻出自己。

湯水易老師精神矍鑠，採訪當天特別換穿繡有飛機領飾、空軍官校筧橋圖徽的紀念襯衫。

對望

·杜鵑樵·

坐著輪椅的老小，
兩人四目的對望。
坐姿一樣，心思不同。

老的：
小子，你肯定是我的曾經。
好好努力，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小的：
老爺，您未必是我的未來。
一路好走，
世上沒有不散的筵席。